

傳記文學叢刊

于右任年譜

劉鳳翰著

S

012383

K 827.6

885

于右任年譜

劉鳳翰著



S9003972

石景宜先生贈書

年 月 日

例言

一、民國四十九年九月，筆著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參加「口述歷史」訪問工作，當時為了準備訪問于右任先生，曾就手邊所蒐集的資料，寫了一本簡單的年表，後來因為訪問的工作中止，便將年表在「幼獅學誌」二卷四期中予以發表。自于先生逝世後，即根據原年表，再事蒐求資料，編成本譜，以紀錄于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蹟。

二、于先生一生事蹟，與中華民國歷史是不可分的，從早年的同盟會起，到民國締造、北伐、剿匪、抗日，以至戡亂建國，或用文字鼓吹革命，或領導武力採取直接行動，或襄助中樞以定大計，本譜以論世知人之旨，紀述力求詳盡，且附記當時重要史實及有關文字，以資參考。

三、于先生是詩人，是記者，是書法家，也是政治家，其詩文早已為人所傳誦，尤其是在清末民初之詩句，更令人激勵奮發，故有關之重要作品，皆予以錄存。

四、民國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本譜取材較多。當時正值國家多事，日本在東北不斷地製造事件，尋求侵華口實。而政府負責人，今總統蔣公被迫下野返鄉，汪兆銘臥病上海，胡漢民遠在香港，一時中樞無主，人心惶惶，于先生以一種超然調和地位，奔走其間，貢獻殊大，且一度有出任國民政府主席之說，當時天津大公報，曾用頭號標題刊載，謂「主席大任已確定于右任——文學界、新聞界產生之第一任元首」，最後雖未成事實，改推林森為主席，但于先生此時在政府之地位，其重要可知，故詳記其言行，特於此說明。

五、民國以前部份，本譜仍沿用陰曆，在括弧內換算為陽曆，藉資查對。民國以後，則全用陽曆。

六、有關于先生家屬情形，因一般資料甚少記載，故本譜亦不能詳細記出。特此致歉。

七、于先生自誕生至今近九十年，其間事蹟浩繁，而所遺留之直接史料有限，特別是民前三十餘年，更不易查考。編者沒有親承于先生營款，有些疑問之處，也未能面請解釋，雖多方面考證比對，然疏漏之處，仍屬難免，深企于先生故舊以及海內外人士，隨時賜教。

八、本書承于先生哲嗣望德先生百忙中賜予校訂，並分別加註意見於原稿之後；復蒙劉紹唐先生慨允，編列傳記文學叢刊出版，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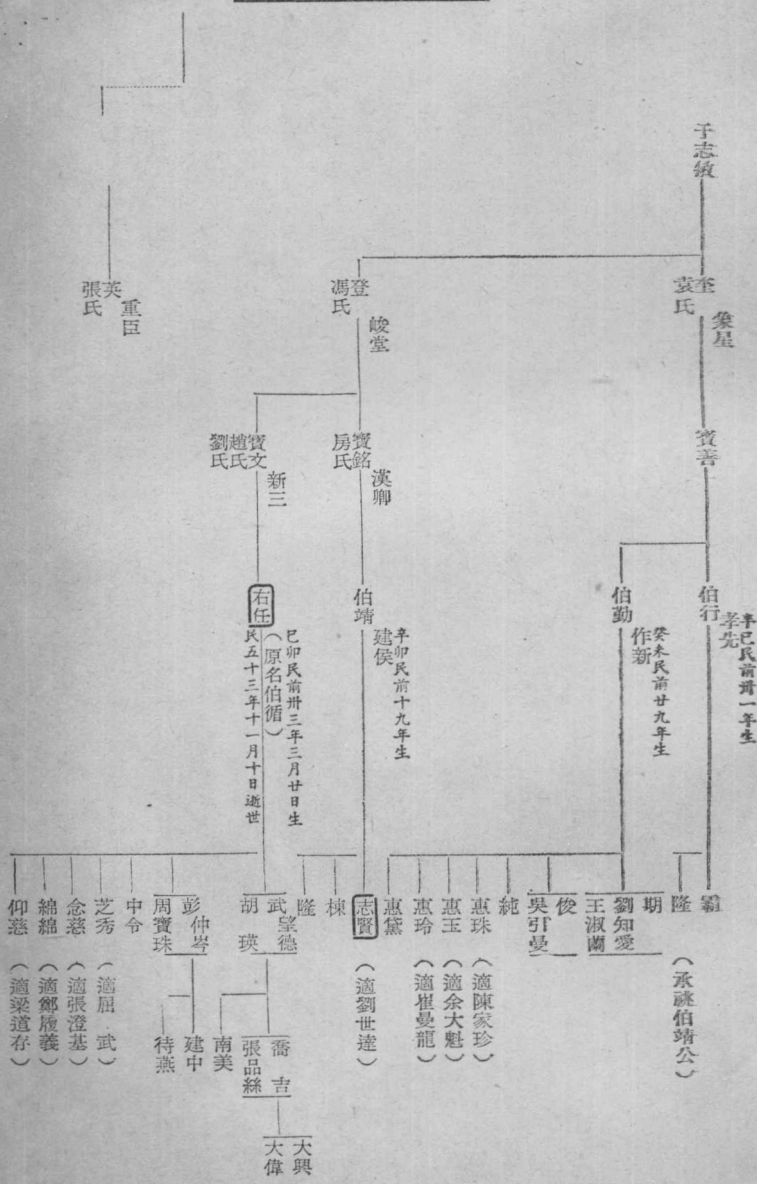
劉 鳳 翰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日

南港中央研究院



于氏世系圖



英重臣
張氏

馮登氏
峻堂

袁氏
象星

寶文
趙氏
新三

寶銘
房氏
漢卿

寶善

右任
(原名伯循)
已卯氏前卅三年三月廿日生
氏五十二年十一月十日逝世

伯靖
建侯
辛卯氏前十九年生

伯勤
作新
癸未氏前廿九年生

伯行
孝先
辛巳氏前卅一年生

仰慈 (適梁道存)
綿福 (適鄭履義)
念慈 (適張澄基)
芝秀 (適屈武)

中令
周寶珠
彭仲岑
建中
待燕

武望德
胡瑛
喬吉
張品絲
南美

棟
志賢 (適劉世達)
惠黛
惠玲 (適崔曼龍)
惠玉 (適余大魁)
純 (適陳家珍)

吳引曼
俊
王淑蘭
劉知愛
期

隆
霸
(承謙伯靖公)

大興
大偉

于右任年譜目錄

例言

于右任先生遺像

于氏世系圖

目錄

清光緒五年己卯 (一八七九)	一歲	一
清光緒六年庚辰 (一八八〇)	二歲	一
清光緒七年辛巳 (一八八一)	三歲	二
清光緒八年壬午 (一八八二)	四歲	三
清光緒九年癸未 (一八八三)	五歲	三
清光緒十年甲申 (一八八四)	六歲	三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一八八五)	七歲	三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一八八六)	八歲	四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 (一八八七)	九歲	五
清光緒十四年戊子 (一八八八)	十歲	五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一八八九)	十一歲	五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一八九〇)	十二歲	六
清光緒十七年辛卯 (一八九一)	十三歲	六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十四歲	七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十五歲	七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十六歲	七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十七歲	七
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十八歲	八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十九歲	八
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二十歲	九
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二十一歲	一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二十二歲	二
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	二十三歲	二
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二十四歲	三
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二十五歲	六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	二十六歲	七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二十七歲	九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二十八歲	〇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二十九歲	二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三十歲	三
清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三十一歲	五
清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三十二歲	〇

清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三十三歲	四二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三十四歲	五四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	三十五歲	五八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三十六歲	六七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三十七歲	六八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三十八歲	六九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	三十九歲	七〇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	四十歲	七三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四十一歲	七八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四十二歲	八六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四十三歲	八八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四十四歲	九〇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四十五歲	九三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四十六歲	九四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	四十七歲	一〇五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	四十八歲	一〇九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四十九歲	一一四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五十歲	一一七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五十一歲	一一八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	五十二歲	一一二〇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五十三歲	一一二一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	五十四歲	一一四四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五十五歲	一一五三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	五十六歲	一一五四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	五十七歲	一一五五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	五十八歲	一一六〇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	五十九歲	一一六六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	六十歲	一一六八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	六十一歲	一一七〇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〇）	六十二歲	一一七五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	六十三歲	一一七八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	六十四歲	一一八八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	六十五歲	一一八九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	六十六歲	一九六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	六十七歲	二〇三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一九四六）	六十八歲	二〇八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	六十九歲	二一一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	七十歲	二一五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九四九）	七十一歲	一一六
民國三十九年庚寅（一九五〇）	七十二歲	一一一
民國四十年辛卯（一九五一）	七十三歲	一〇三
民國四十一年壬辰（一九五二）	七十四歲	九五
民國四十二年癸巳（一九五三）	七十五歲	二七
民國四十三年甲午（一九五四）	七十六歲	一九
民國四十四年乙未（一九五五）	七十七歲	一一
民國四十五年丙申（一九五六）	七十八歲	三
民國四十六年丁酉（一九五七）	七十九歲	五
民國四十七年戊戌（一九五八）	八十歲	〇
民國四十八年己亥（一九五九）	八十一歲	一
民國四十九年庚子（一九六〇）	八十二歲	四
民國五十年辛丑（一九六一）	八十三歲	六
民國五十一年壬寅（一九六二）	八十四歲	八
民國五十二年癸卯（一九六三）	八十五歲	一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一九六四）	八十六歲	三
附錄：牧羊兒自述		五

于右任

讀

于右任年譜

劉鳳翰編著

清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一歲

三月二十日（陽曆四月十一日），先生生於陝西省三原縣東關河道巷。

先生姓于，原名伯循，字右任，後以字行。別署劉學裕。筆名：神州舊主、騷心、大風、剝果、太平老人。其先世世居涇陽斗口村，以耕農爲業。斗口爲白公渠——今之涇惠渠——分水處。于家的始遷祖，已不能深考，因爲住在這裏很多年代，所以鄉人稱爲斗口于家。于姓本來不繁，在清朝中葉，尙有五家，回亂後只剩下了三家。先生因生在三原，又在三原讀書應試，所以就著籍爲三原人。在先生曾祖志敏公時，因連年天災人禍，關中水利日廢，農田灌溉，甚爲困難，不能維持生活，乃命其伯祖象星公、祖峻堂公到四川經商。他們這一家共有三房，象星公生大伯父寶善公爲大房，峻堂公生二伯父漢卿公寶銘、父新三公寶文爲二房和三房。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母爲趙太夫人。新三公（一八五四——一九〇八）幼遭劇亂，僅讀了二年村塾，十二歲時，就隨其長兄漢卿公及廬里戚友步行去四川謀生，初至順慶，後轉至岳池劉子經的當舖，掌櫃馬芟洲（丕成）是明儒馬谿田的族人，喜刻先代遺書，命助理刻書，計留蜀九年，才歸省家園。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結婚，次年先生生。時新三公年二十六歲，趙太夫人年二十一歲。

國父孫中山先生十四歲，蔡元培十三歲，黃興六歲。

二月十八日（三月十日），廖仲愷生。

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九日），胡漢民生。

清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二歲

光緒五年至六年 一歲至二歲

清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三歲

趙太夫人病卒。據先生牧羊兒自述：

「先母生我後即多病，既感於家庭處境之難，又無錢醫治，遂鬱鬱以終。時我尙未滿二歲，於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祇記得後來伯母說：『陝亂平後，汝外祖由甘肅靜寧縣逃荒東來，手携汝母，背負汝舅，至幽州長武間，力竭食盡，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牽連大家餓死，不得已棄之山谷中，行數十里矣，駱駝商人，見而憐之，載以行，追及汝外祖，贈以貲而還其女。』又說：『汝母面方而敦厚，與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這是一點慘痛的歷史而已。」

時新三公及漢卿公遠在四川、香港經商，因交通不便，久無音信。先生在這單寒孤弱的家庭中，鞠育就傅，全由二伯母房太夫人（九姑娘）一人擔任。據先生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云：

「先母趙太夫人卒之前半月，伯母方歸寧，夜夢迷離風雨中，牆頭有婦人携一兒，垂淚相招，覺而知不祥。及歸，先母病已劇，即指右任託之曰『此子今委嫂矣，我與嫂今生先後（案：先後即妯娌。）』，來世當爲弟妹妻子以還報耳！」

先生初離乳，身弱多病，伯母房太夫人帶往涇陽縣楊府村（案：房太夫人娘家。）就醫，回來時，三原東關的新宅，於兵亂中被燬，從此，便依房太夫人寄居楊府村外祖家。外祖家境况並不好，可是都很敬重房太夫人，也都非常疼愛先生。但村中隣居，並不同情房太夫人，常以冷眼冷語相加。房太夫人立志堅定，始終如一的扶養先生，前後達九年之久。據先生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云：

「村中老嫗某曰：『九姑娘抱病串孀兒，欲了今生，豈不失算。况兒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長大，辛苦爲誰？又其伯父聞已卒於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母家，眼角食能喫一生乎？』伯母曰：『受死者之託，保子氏一塊肉，誰其望報？設無此母家，則爲傭以給吾兒。如其父歸携兒去，則爲尼以終老，他無多言。』一日，

，右任諱曰：『家中兄弟皆房也，我何獨異？』伯母因告以孤弱依人之故；並謂汝父暨伯父皆走數千里，圖事業，兒他日欲打牛後乎？抑遯游乎？」

清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四歲

仍住涇陽縣楊府村

二月十八日（四月五日）宋教仁生。

清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五歲

仍住涇陽縣楊府村。

三月二十八日（五月四日）汪兆銘生。

清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六歲

是年冬，先生隨一羣牧童牧羊，不幸遇狼，距先生身僅數尺，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幸被村人救起。據先生牧羊兒自述云：

「自回捻戰後，農田半荒，鄉人多兼營畜牧。表兄敏事，積歲錢買一跛羊，不久即產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錢復買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隨諸牧兒往，忽有三個狼，從荒草躍出，諸牧兒和羊羣均驚散。我們兩隻跛羊，爲兩狼所攫，在墳角齧食。時我方在墳東，專力掘野紅根（河南人謂之牽巴巴），一狼踞墳西，相距不過數尺，村人楊姓在田中望見，手執鐮刀奔至，挾我歸家。伯母聞警急出，匍匐道中，幾不能前。」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七歲

是年春，入楊府村馬王廟私塾讀書。教師爲三水老儒第五先生。第五先生幼時亦抱家庭之痛，及知道先生的身世

後，格外用心教導，在楊府村授課兩年。據先生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

「諸舅既經此變（案：牧羊遇狼事。），以小兒無學校收容，容易溷跡羊羣，於是亂後興學之議以起。三水老儒第五先生（洵邑縣人，第五倫之後。），年六十餘，出山求作農傭。見鄉人修學塾，因自薦。明年春，右任七歲，以流離之子，竟爲學生矣。」

九月五日（十月十二日），朱執信生。

九月（十月），設海軍衙門，臺灣建省。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八歲

仍在楊府村從第五先生讀書。入學以時，衣敝而潔。

自先生懂事以來，每年寒食節，房太夫人必攜歸掃墓。農忙時，並至田間拾麥。據先生牧羊兒自述：

「伯母於每年寒食節，必帶我回鄉掃墓。兩村相距，約十二里，有時諸舅以牛車相送，有時步行，某處老墳，某處新墳，至時必鄭重以告。至先母墳前必哭，哭必祝告：『兒幾歲矣，讀書幾冊。』我聞而悲慟，讀書不敢不勤。農忙時，亦隨伯母及諸表弟至田間拾麥；往往拾之於舅父隴畔的，復賣之於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勞相勗。我有歸楊府村外家詩五首（案：民國初年作。），追記那時的情形：

朝陽依舊郭門前，似我兒時上學天。難慰白頭諸舅母，幾番垂淚話凶年。

無母無家兩歲兒，十年留養報無期。傷心諸舅墳前淚，風雨牛車送我時。

記得場南折杏花，西郊棗熟射林鴉。天荒地變孤兒老，雪涕歸來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離，田家樂趣更今思。放青霜降迎神後，拾麥農忙散學時。

（按：放青拾麥，北方麥熟之時，有人「看青」，不准「拾麥」，待收割完畢，宣佈「放青」，纔准「拾麥」。）
愁裏殘陽更亂蟬（遺山句），遺山南寺感當年（元遺山亦讀書外家）。頽垣荒草農神廟，過我書堂一泫然。」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九歲

仍在楊府村讀書。

九月十五日（十月三十一日），今總統蔣公生。

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十歲

仍在楊府村讀書。這四年是先生的啓蒙教育。

十月（十一月）康有爲上書清廷請變法。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十一歲

隨房太夫人到三原東關，依三叔祖重臣公。重臣公交遊甚廣，與名塾師毛班香（經疇）友善，因送先生入毛班香私塾讀書，開始學作古近體詩，間從太夫子漢詩（亞蕪）學草書。

是年，新三公返里，繼母劉太夫人來歸，也賃居東關石頭巷，但先生仍依房太夫人，日間上學，晚間回家溫習，父子一燈，互爲背誦，不熟則夜深相伴不寢。民國初年，先生所作斗口村掃墓雜詩中，有一首：「發憤求師習賈餘，東關始賃一椽居。嚴冬漏盡經難熟，父子高聲替背書。」就是詠這時的事。同時，房太夫人督課亦嚴。先生自言略識學術門徑，得益於庭訓爲多。據先生牧羊兒自述：